海棠的「死忠粉」

海棠花的性情，像極了一位少女，花苞時鮮紅欲滴，帶點青春期的熱烈，綻放之後顏色變淺，安靜了許多。那種濃淡洇染恰到好處的胭脂色，傅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赤，有桃李杏梨都無法媲美的韻味。

詩人當中，海棠的「死忠粉」當首推南宋的劉克莊。他雖是豪放派，對待海棠卻是一顆柔軟的心。隨興所至，動輒就來一組詩。為此不惜得罪各路花魁。芍藥、薔薇、瓊花，甚至連「花格」至高的梅花、蘭花，都被他一路「黑」——「薔薇難比況金沙，一種風標富貴家。我有公評君記取，惜花須惜海棠花。」「鳳州宮柳昔曾攀，亦醉瓊花芍藥間。獨有海棠心未足，每逢多處必來看。」「梅太酸寒蘭太清，海棠方可入丹青。」

就連令「六宮粉黛無顏色」的楊貴妃，在海棠面前都要自慚色衰，略顯油膩：「浪將妃子比，妃子太濃肥。」「海棠妙處有誰知，全在胭脂乍染時。試問玉環堪比否，玉環猶自覺離披。」這首寫得非常妙，海棠最美的姿容，正是將開未開時的那種欲說還羞。

過清明節時，其他都無所謂，「獨恨海棠吹打盡，枝頭粉淚濕紅綿。」再破敗的風景，一有海棠就能起死回生：「敗荷折蓼溪村景，黃葉青苔野老家。賴有海棠相暖熱，小春重放一番花。」

劉克莊栽植海棠，跟寫詩一樣講求量產，動輒就要成百上千。「手插海棠三百本，等閒妝點芳辰。他年絳雪映紅雲。」「海棠洞下醉忘歸，歲月如馳不可追。想得千株今合抱，此生未卜再遊時。」生命不止，海棠不已。到了年老體衰，依舊初心不改。「經月龍鍾少下床，土花上壁筍穿牆。不知老去無筋力，猶自支吾探海棠。」

相比之下，蘇東坡寧願讓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，未免太不憐香惜玉了。

瓜園　蓬山
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網民與網名

古人「幼名，冠字」。「君父之前稱名，他人則稱字也」。「字」是成年禮的標配，也是朋友圈裏的稱呼。號，則更隨性一些。中國人的表字、別號從何時開始大面積消失，我沒有細緻考證過，大約是在上世紀中葉，或許也是文化大眾化的結果之一吧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們成了網民。上網註冊，自然有了網名。那時很少人用真名作網民，不過，還是把起網名當作一件挺嚴肅的事兒。不信你回想一下那時的QQ列表或校園網通訊錄，有的網名富有詩意，有的諷世喻理，有的神秘莫測，再不濟也和真名或地域有點關係，既表明心跡，又與眾不同，似乎延續着古人表字、別號的傳統。

我讀大學時，一次學校開大會，有位副校長登台訓話，談到網民越來越多，她以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」的口氣道：「我不反對你們上網，但你們能不能給自己起個好點的網名？我竟然在校園論壇上看到有同學叫『米飯裏的蛆』！」

此言一出，台下頓時哄笑起來，那位起了此名的同學，估計也混在人群中竊笑不已。我至今不知「幸運」地受到副校長點名的同學姓甚名誰，估計副校長本人也不知道。不過，私下以為這網名雖不雅馴，卻頗道出些許世事真相。

網名給了我們新的身份，又像是敲開新世界之門的暗號。那年頭，論壇上總有幾位以網名行世的大佬。大家談到他們時，也總是敬稱其網名。這好比稱晁蓋為「天王」，才顯是自家兄弟；又彷彿「阿根」進了外企，同事便須喚他「羅伯特」方才得體。張羅版聚時，參加者也以網名相呼，交往多年而不知真名實姓的，大有人在。非要追究真名，會被認為無趣甚至居心不良。當然，也有許多網名因寄託了不堪回首的感情或往事，被狠心封存以至於湮沒無聞。

文化潮流循環往復，舊日重來活久必見。今人之網名不妨看作古人字號的替代品，藏着一篇文化更迭的大文章。

知見錄　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雨紛紛時

清明時節雨紛紛，南方這幾天來大雨中雨小雨輪流地下，沒有片刻的陽光。查了當地天氣預報，南方降雨恐要貫穿整個四月，難見晴天了。

朋友寄來了北京的照片，那真是一派日麗天藍，花紅草綠！自己雖不算是迎風下淚、對月傷懷的氣質，但對着色調朗麗的相片，還是精神一振；面對眼前的綿綿陰雨，也壓不住心頭幾許沉鬱。

南方的陰雨天對春耕春種是好事。種糧食的農民在被水泡得酥軟的泥土上翻土耙地，要省事省力得多。播下的植物種子，藉着春雨，也能順利完成發芽、長葉、抽枝的程序。農諺道：春雨貴如油。一個雨水充沛的春天，是對農民的恩賜，是夏糧豐收的保證。在疫情嚴重、糧食出口國限制出口的當下，更應擁抱這場保護中國人口糧的春雨。

城裏人只知道到超市街市買米買菜買水果，不會真切認識春雨與自己生活的關係，只會埋怨這連綿不絕的雨令自己不爽：空氣濕得甚至能捏得出水，風吹來濕氣全糊在臉上，洗的衣服晾了一星期也還是黏潮的。最討厭的是這濕氣會趁機鑽進人體，令人四肢沉重，頭腦昏沌。中醫診症便會指着你的鼻尖說：你濕氣重哦。

年少不識愁滋味時，卻很喜歡這種雨天。手裏攬着一把零食或一本書時，聽雨點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敲擊，看窗外如霧如煙的細雨飄揚，便會在眼前鋪開無數個哀傷或悲涼的畫面，那是年少無憂無慮的心境難以體驗的一刻。這時常會想到朋友別離的不捨，愛侶分手的悽傷。當破解了這些情緒，初嘗了溫柔，人便瞬間告別了幼稚的童年，進入了懵懂的少年，醞釀着進入青年的豐富心理了。

人的精神世界應囊括各種情緒，這才能建立健全的人格。但要以積極、健康、明朗的色調為主體，否則任由陰暗、沮喪、失落的情緒滋生蔓延，也容易造成當代城市病——抑鬱症。

人與歲月　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見報

港鐵「小確幸」

港鐵屯馬線（一期）二月通車以來，竟一直沒有機會去坐，近日偶然因事要去鑽石山，才第一次搭乘。幾年之前，因為工作關係，我日日都要來往鑽石山站，如今再到同一個港鐵站，赫然發現其內部結構、出口位置竟然完全都不一樣了，再加上疫情期間，客流不多，站在空蕩蕩的港鐵站中，我一時失神，恍如隔世。

從大圍出發，經過顯徑，直達鑽石山，不必再經過九龍塘站中轉，確實快了許多。搭扶手電梯緩緩上行，我的心情似乎也隨之好了起來。沒有被貼滿「文宣」又被撕去之後留下的斑駁印記，只有嶄新的設施、明亮的大堂。不斷有新的設施，不斷有新的改善，這才是香港應該有的樣子啊。

關於港鐵，上一次類似的記憶是南港島線通車，查了一下，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通車的，轉眼居然已經是三年多之前的事情了。還記得那天特地起了個大早，天還沒亮就去趕首班車，並不是有什麼急事要趕去港島南，只是為了體驗這件當時的「城中熱話」。那天有好多媒體，也有好多和我一樣的市民，臉上都洋溢着同樣一種興奮。而如今，先是「修例風波」，又是新冠疫情，整個香港社會，先是撕裂後是壓抑，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一件讓全城人共同期待的開心事了。

相比起內地大氣磅礴的突飛猛進，我一直對台灣的「小確幸」愛不起來，認為那其實是一種在沒有大成功可吹噓的無奈背景之下，為了建立幸福感而不得不找的小事情，偶然點綴生活自然是賞心樂事，但眾人「追捧」就未免錯了方向。沒想到時移世易，香港竟變成了一個連「小確幸」也顯得奢侈的城市。

大川集　利貞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湯姆與傑利

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得了親密的關係，當下的疫情中，不少人被迫留在狹小的家中，彼此朝夕相對，關係反而出現問題。其實親密的關係就像一把雙刃刀，使我們得到所需的溫暖，但同時又能將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，或許貓和老鼠的關係能給我們一點啟示。不知大家有否看過湯姆貓和傑利鼠的卡通，故事的內容簡單得很，每次就是湯姆貓想捉住傑利鼠。

究竟湯姆為什麼要捉住傑利呢？湯姆其實不只一次有充分的機會殺死傑利，但牠並沒有這樣做，而是享受着抓住傑利的感覺，最後傑利都能成功逃脫。那麼說他們一定是彼此痛恨對方吧！事實又非如此，傑利一次差點被水溺死，湯姆奮不顧身地去拯救牠。又一次，湯姆戀上鄰居的花貓，傑利妒火中燒，不惜一切拆穿花貓的虛偽，湯姆如夢初醒，還感激傑利的幫忙。湯姆和傑利就是保持着這種有距離卻又互相依附的關係，牠們彼此需要對方，卻又不能黏在一起。如果牠們真的一起生活，又會發生什麼事呢？

格林童話中有着這樣的一個故事，話說貓邀請了一隻老鼠和牠做好朋友，自此一起生活。為了過冬，牠們找來了一罐牛膏，並存放在教堂的桌子下。貓老是惦記着牛膏，牠說要為妹妹的新生小貓改名而溜了出去，貓到教堂的桌下把牛膏的頂層舔去。回來後老鼠問牠為小貓改了什麼名，貓說叫「沒了頂」。隔日，貓又用同樣藉口出去，並把牛膏吃了一半，回來後牠告訴老鼠這次為小貓改了名字叫「剩一半」。又過兩天，貓把剩下的牛膏都吃掉，並告訴老鼠這次為小貓改的名字叫「全完了」。冬天到來，老鼠和貓跑到教堂裏的桌子下，老鼠發現牛膏只剩下空瓶，突然牠恍然大悟，沒了頂、剩一半……貓把老鼠的話打住了，並說你要是再敢說下去，我就連你也吃掉，老鼠沒回過神來，脫口說出「全完了」，當下就被貓吞下去了。

象訴　馮俊彥

instagram.com/symbol_talk/

逢周五見報

風情西子灣

我們沒有等到夕陽，就從東面下山了。一路經過第一位英國領事、植物學家史溫侯的蠟像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，台灣開埠成為通商口岸城市。「打狗英國領事館」開工於一八六六年，完工於一八七九年，這位領事沒在此居住過。但因為他在台灣任職期間致力於生物考察，發現了許多本地特有的動植物，所以被立像紀念。

山下的辦公室舊址另有群組蠟像。室外兩組，背後一組紀念曾為當地人治療眼疾的醫生傳教士，正門一組復現當年高雄街景，蠟像小吃攤再現的點心現在依舊流行，另有領事、紅顏薄命的領事夫人、抬轎者，以及為領事館服務多年的菲律賓巡捕的蠟像。室內一組蠟像再現清廷官員與英國人談判簽約的場景。還有文創產品小賣部，出售果茶、瓷杯等紀念品。

出門走到哨船老街，眺望海面，一艘白色大油輪緩緩駛過，印證了高雄這座台灣第二大城市在工業發展方面的地位。然而經濟發達不代表沒有文化。「打狗英國領事館」舊址就完美結合了歷史文化與自然風光。為什麼不改個更婉約優美的名字呢？原來「打狗」在當地原住民語言中是「竹林」的意思，描述高雄開埠前的自然環境。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台灣進入「日據時期」，英國領事館或日本辦事處也移到了東京。日本人覺得「打狗」不雅，轉而改名「高雄」，日文念為「taka-o」，與原來發音保持一致。這樣看來，打狗一名倒是原汁原味，保留了台灣歷史呢。

車子駛出停車場，經過在路邊草叢裏眼巴巴看着行人的幾隻猴子。這些都是鼓山「常駐民」，平日是能穿堂入室竊食的高手。

（下）

墟里　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悠游踏水書鵝池

附圖是殷商玉雕立鵝（高七點八公分，厚零點五公分），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，是同時同地發現的三件珍稀玉鵝之一，造型、紋飾與琢法相同，大小不一；乃迄今所知時代最早的存世玉鵝。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。三件玉鵝皆作站立狀，是鵝開心時或繁殖期雙雙踏水面的美態，足見玉工觀察力強。其趾下有榫，可作插嵌飾物或插入作器柄用。**附圖**為三件玉鵝中唯一足間有一小圓孔者，可作固定或掛繫之用。通體紋飾獨特，頸飾羽毛紋，翅飾翎紋；雙鈎陰刻線如折鐵，粗幼均勻有度，流鬯自然，古樸有力。此後，歷朝遺下的玉鵝甚少；宋代偶有白玉所雕者，秀美典雅；反而那時遼、金玉珮飾以鶻捕鵝的題材較多，鵝的形態肖真度高，栩栩如生，但是善良的鵝永遠屬於被欺凌的犧牲者。漢代很少琢玉鵝；但東漢一塊畫像石，卻罕有地以減地陽文與陰文線刻兼施，刻出「孔子見老子」的題材。孔子抱持一隻野鵝（一說為「雁」）作見面禮，以示友好和學術交流，互相尊重。無門戶之見，意義深遠。戰國時代銅鎏金器和唐代三彩器，甚少以鵝作主題，尚存者外層多剝蝕或有不少缺裂。

真正與鵝結緣的，首推晉代「書聖」王羲之。他愛鵝如命，久聞山陰道士養了一群絕頂好鵝，專程往看，心中愛慕不已，苦苦央求道士割愛。道士明言鵝不賣，但只要王羲之肯幫他書寫道德經一遍，當會把這群鵝送贈給他。王羲之不假思索，一口答應，揮筆而就，歡天喜地提鵝回家，如獲至寶。相傳在紹興蕺山戒珠寺前，有一鵝池，他專用作養鵝。日常他以觀賞鵝兒悠游池水上為樂，細看牠們左搖右擺似蹣跚的有趣步姿。其書法用筆調暢流美而靈巧，體勢在平衡中求開闔聚散，布白疏朗，正側俯仰有態，飄逸俊爽，瀟灑自然，轉折穿插多變化，不少就是從細心體會鵝的游姿步韻，融會貫通於筆端，形成既生動又精煉的豐富遒美書體。

晚清至廿世紀初，廣東佛山石灣陶塑也有作鵝的造型，趣致可愛，神態活現。在下書房內放置了一雙；看書看倦了，瞥見它們，就想及王羲之觀鵝的樂趣。現代城市人只知燒鵝和滷水鵝味美，垂涎三尺；絕少有機會遇見鄉郊的活鵝浮游和走動，又何來閒情與雅興可以欣賞其婀娜多姿的美態呢？

閒性閒情　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久違的煙火氣

最美人間四月天。歷經七十六天的沉寂，武漢解封了。

說起對武漢的城市書寫，不得不提池莉。她曾說自己與武漢的關係就像狗與狗窩：「無論我經常跑出去和跑多遠，我都要回來；回來嗅嗅，是無比熟悉的氣味，在窩裏扒拉扒拉，很快就香甜入睡，連睡夢都充滿寫作激情。」正因此，她的作品裏滿斥着濃郁的市井氣，刻畫的那些典型人物，雖非英雄、聖人，往往還為生活所迫，被命運裹挾，但不甘屈服，設法擺脫厄運。

今次身處疫情漩渦中心，這位「漢派作家」同樣發出了數篇「封城手記」。儘管引發反響與持續關注的是從二月二日撰寫的《隔離時期的愛與情》開始，但早在一月十七日，曾是流行病防治醫生的池莉就在專欄文章《先照顧好自己，親》中呼籲：「無論如何，親要牢記：只有你是健康的，你才有可能持續照料生病的親人。疾病當頭，我們人人都要盡力能吃能睡豁朗達觀，這才是真正愛。」

《隔離時期的愛與情》發表在武漢封城之後的第十一天。作家以一貫的女性視角及細膩筆觸，記敘了圍墻內的點滴生活，同時疾呼「為了你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，也是為了我們整個族群的生存安全，能夠不能夠閉上嘴管住腿呢？能不能多做一點有利防疫的具體事情呢？……隔離就是戰爭！戰爭必須讓愚蠢無知廉價的愛情走開！唯有將嚴格隔離堅持到底，人類才有可能贏得勝利！」再之後，《對不起，添麻煩了！》《第28天隔離了，這個時刻！》《五十分之一：典型的一天》，無不是以理性平和的筆調記錄疫情下的非正常生活。

在首發這組文章的網絡平台上，每篇「手記」都有網友的積極留言與點讚。大家愛看這樣的文字，不單是因為作品裏那久違的煙火氣，還有作者對人性的悲憫與關懷，以及肩負的社會責任感，一如《五十分之一：典型的一天》所希冀的：「但願一切智慧與黎明同醒。」

以夢為馬　管樂

逢周五見報